

/// 岁月静思

我对贾樟柯的电影很是着迷。他的电影大多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山西汾阳老城为背景,演绎着各色小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故事。在他的电影里,景物的色彩似乎总是灰蒙蒙的,电线杆上停落着叽喳张望的鸟雀,扑满灰尘的马路上游荡着青春期里迷茫的少年……这样的情景,让我一次次想到了当年的老县城。但当年那些老县城的影子,如今只能存在于记忆的天幕里,成为怀旧的一部分。在记忆里,我一次次蹉跎过光阴的深水区,去探望那些人口不到10万的县城。我是去探亲的,在那些县城里,有与我血缘相亲的人,也有令我初心萌动的过往。

我对老县城的怀旧,其实也体现了自己对小城市生活的眷念。而今,变得越来越精致的小城,依然是我精神上的栖息地。

我生活的城市,总人口虽已达百万,但我所居住的板块恰好仍是一座只有10万人口

的小城区。它与一条大江相隔,河水隔绝了喧嚣市声,屏蔽着一些诱惑的浮云。

在小城中,我常于街头闲逛不到半小时,便会有几个人前来同我寒暄,拉我去他们家吃饭或喝茶。在小城生活,一出门就遇到熟人是常态。在这里安身,我的要求并不高:除开亲人,身边常有五六个老友就足够了。

小城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都拉近了,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人,可能也存在着一些潜在联系。有人说,你和身边6个人的牵扯相连,亲戚的亲戚、朋友的朋友、熟人的熟人,彼此都是有关系的,都可能认识。我觉得这句话在小城中是完全适用的。8年前,我与小城的煤炭老板王胖子结识。起初我们并没有打开心扉,而是相互提防,他睥睨着我,以为我尽盯着他的钱袋;我偷窥着他,以为他不过就是让我把他家谱写好点,促使他成为一个光宗耀祖的人。后来有次喝酒,我俩聊着聊着恍然大悟,原来,他表姨

小城叶脉

■ 李晓

的姑父的侄儿,是我堂弟老丈人的姐夫的外孙。我俩哈哈大笑:原来还有这样一层曲里拐弯的关系!很快,我俩便变得亲密起来。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北宋都城东京(今河南开封),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古城。那时城中街边柳树成荫,酒肆里人们吟诗和唱,河边薄雾袅绕,骆驼、骡子驮着货物有序前行……我常常梦回近千年之前,一脚就踏入了开封古城。但细想来,东京城还是大了一些——据考证当时已达百万人口。纵横五六条大街,绿树葱茏,有熟悉的气味缭绕……安卧在我心里的闲适之地,还是家乡的小城。

在小城的草丛里,我看见昆虫蹦达扑腾。从泥土到草尖,昆虫的脚步轻盈而优雅,有时也像跳芭蕾。我的一些文字,常常就是在我观察虫舞以及聆听虫鸣声时从脑海中浮现出来。

在小城的树叶上,我还看得见晨曦的露水呢。有时候走着走着,我就会忍不住跳起来,想伸出舌头,在叶子上舔一口。小城老房的房檐上,一层层薄薄的青苔和树上的绿叶一样,护佑着人们或深或浅的心事。

在小城,从城东走到城西,天空中那团白云总跟在我头顶,就像家里那床暖暖的棉被。小城里的人似乎总是慢悠悠的,闲下来的时候喜欢到处散步,累了就蜷缩在树下睡觉。在小城,当一个人念叨我时,我似乎总要打上几个喷嚏,就像我在春天树林里吸足了花粉,突然过敏似的。

我在小城里安居多年,隐身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修行。我在小城最高的楼顶望去,发现小城就像一张活地图,被风哗啦啦打开。我突然看见,小城那么多清晰的茎脉,被摊开在一片巨大的绿叶上,我可以变成一只毛毛虫,沿着它的脉络,悠悠缓缓地爬上一圈。

在小城,朋友老朱邀我饮酒吃饭:“来嘛!莫客气,猪蹄子刚下锅。”我不慌不忙步行而去,推开他家半掩的门,锅里飘散出来的猪蹄儿香味让我喉结滚动。于是,我便和一直声称要减肥的老朱,在阳台上把一只猪蹄子一分为二下了肚。酒足饭饱后,我慢悠悠地回家,在路上还打了一个响亮、痛快的饱嗝。

而在大城市,我常感觉自己特别渺小,更谈不上惬意了。有一次,我乘电梯抵达某座大城市300多米高的电视塔顶端,在旋转的房间里,我看见大都市璀璨而迷离的满城灯火,竟怅然若失。我下了楼之后,迅速抱住路边的一棵树,像找到失散已久的亲人。

我在大城市里睡觉,总睡不着。我担心,那么多的人在夜间群体呼吸着,会不会有些缺氧啊?而在小城,我可以放心睡去,因为小城后山上,那些蓬勃的大树正源源不断送来清新空气。寂静之夜,每个人都像婴儿一般睡去。

在树影婆娑的小城,我有时感觉自己仿若一只甲壳虫,缓缓穿行在它的绿荫里,蠕动着在它的叶脉中。

日出西岳险峰秀

人民图片



/// 闲思随笔

■ 赵自力

父亲侍弄了一辈子庄稼,对粮食充满感情。

父亲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,他说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人,最懂得粮食的珍贵。在食物匮乏的年代,乡亲们摘野菜、挖葛根、剥树皮,大地上、村庄里,到处是一张张饥饿的嘴巴。“能敞开肚皮放心吃,那是多少人的梦想。”父亲说完,总是意味深长地望着庄稼。自从田地承包后,父亲像被泥土粘住了似的,

成天呆在家里的责任地里,“贪婪”地种植着希望。

每一年,父亲都要早早地把田地平整好,眼里容不下一颗土疙瘩。从播种到耕耘,父亲都是把好手,从来不含糊。无论是水稻,还是小麦,父亲都要施足农家肥。板车去不了的地方,他就一担担挑着肥料去。父亲种庄稼,就像种花一样细心。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,肥料跟上了,再加上父亲的精心管理,田地里总是种什么有什么。为了提高粮食产

量,父亲还经常向农技站师傅请教,选优良品种、学除虫技术,久而久之也成了种田专家。父亲毫不保留自己的种植经验,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。

过去交公粮的时候,每逢新麦上场,父亲就嘱咐我们把它们晒得干干的,扬去杂质、筛去土块和沙子后,再拉到粮店。父亲常常抓起一把新麦,闻了又闻,摸了又摸,然后丢一颗放进嘴里细细嚼一嚼。他说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,心里是最舒坦的。

除了自家的责任地,父亲还常常开荒,把地边地角都种上了庄稼。田埂上种豇豆,屋后种几排玉米,废弃的屋基也可以种点花生。巴掌大的一块地方,父亲也有办法让其长出庄稼。到了秋季颗粒归仓时,家里到处是黄澄澄的粮食,看着非常喜人。父亲说: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。平时吃点苦多种点,总比没有强。”

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粮食,父亲最见不得浪费,如果看到我们剩下或偷偷倒掉,就会暴

跳如雷。“爱惜粮食要像爱惜自己的眼睛一样。”父亲常说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我们从小就对粮食格外敬畏,吃多少盛多少,从来不敢也不忍心浪费。

父亲年纪大了后,跟我们住在城里,闲不住的他非得租块地种庄稼。父亲几乎每天都往地里跑,浇水、施肥、除草样样不落。“看得到庄稼心里才踏实呢!”父亲总是欣慰地说。

父亲的粮食情结,对我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影响很大,也是我们家宝贵的精神财富。